

## 第四十六章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

作者：貓膩

字體：+大中小-

兩天之後，車隊已經緩緩地駛入了蒼山腰間。

煌煌蒼山雄壯無比，數百年前卻被一代帝王使動數十萬苦役，強行在山裏開出一條可容馬車行走的官道，以方便自己在蒼山消暑度假，而事實上，這條耗資巨大，勞民傷財的山中大道修好後不久，那位帝王便死在了妃子們的柔軟身軀上，竟是一次也沒有使用過。

數百年間，天下不知多少次興亡離散，但漸漸的，這座離京都最近的大山，成為了達官貴人們的後花園，從前朝起就頒行了許多條法例，確立了蒼山身上那股濃重至極，連凜凜山風都無法吹拂去的官家氣息。

從那以後，蒼山禁止行獵，禁止燒林開荒，禁止了一切窮苦民眾所能從事的所有事情，純粹成為了有錢人家的度假勝地。如今的蒼山，除了一些廟宇苦修士，還有一些隱士之外，其餘的地方都被皇帝賞給了朝中一些大臣們，用來興建別業，聊解朝政繁複之苦。

範族的別業修在山腰，是先帝駕崩前半年賜的一處好地方。四周十分清靜，莊靜一道清流小溪，山顛的紅葉墜下，便從這道清流裏飄了下來。溪旁黃花點點，莊內歌樓寂清，值此冷清暮秋時節，天上雁影稀落，說不出的寂寞清曠。

範閑一行人到後，山莊便頓時熱鬧了起來。早有打前站的人將莊子裏收拾得幹幹淨淨。因為不知道大少爺與少奶奶、小姐準備在這裏住多久，所以範府準備了許多幹貨野味，甚至還在京裏府中調了三個唱曲的姑娘進山，每天在那裏唧唧呀呀地唱著，也不知道嚇跑了多少正在儲食過冬的小松鼠。

“真是個好地方。”自有下人去安頓房間，範閑信步走到山莊石坪前端，看著腳下不遠處竟然就有雲霧輕飄，遠處的瘦山青林也是格外清晰，不由發出一聲感歎。

林婉兒輕輕靠在他的身邊。微微一笑說道：“確實挺好，小時候也來蒼山住過一段時間，還不如你家這莊子清幽。”

“是我們家。”範閑糾正道，然後又心疼地將妻子的衣領係好，這山上寒氣重，還真擔心她身子沒養好，卻先感冒了。

林婉兒嘻嘻一笑道：“知道了，相公。”

此後數日，年青男女們便在幽靜的山中度日，仿佛不知世上是何年月般平靜快樂，這種生活是範閑已經睽違多日的美好，所以他顯得格外享受，每天不是帶著婉兒在滑滑的山路上行走。便是站在妹妹的身後。看她那枝細細的毛筆，是如何將這蒼山美不勝收的景致盡數收入紙上。

這也算是婚後林婉兒與範閑之間真正的大妻生活了，在這段日子裏。這對新婚夫妻間，漸漸由最初的一見鍾情。到後來的隔牆相會的刺激，再到之後的憂心忡忡，終於可以安心地享受著一種叫\*\*情的東西。激情之末，化作幽香，更是持久。

一日清晨，林婉兒懶懶地睜開雙眼，下意識裏將肉乎乎的胳膊輕輕一攔，發現身邊卻沒有了人。尤有溫暖的被窩裏，相公不知道去了哪裏。

林婉兒並不驚訝，自從洞房之後，她便知道，每天範閑起床起得極早，不知道是去了哪裏，然後在自己醒過來之前，又會悄悄地回房。

她一直有些好奇，但住在範府的時候，也不方便做什麼。如今來到了蒼山之中，身旁再無長輩和那些煩人的老嫗嫗，林婉兒眼睛骨碌一轉，起床拿了件厚厚的披風係在身上，套上了軟軟的鞋子，像個小偷一樣鬼鬼祟祟地開門出去。

迎麵一陣山間晨風，凍得她打了個哆嗦，她不敢多耽擱，偷偷一笑便去了行廊盡頭的另一間主房，敲了兩下門。

睡眠惺鬆的範若若聽著她的聲音，趕緊起來開門，身上也隻披了一件單衣，凍的夠嗆，搓著手苦臉說道：“嫂子，這麼早？”

林婉兒到了蒼山之後，一直被遮掩在微羞可愛性情下的些許小胡鬧終於展現了出來，她伸伸舌頭，抱著若若的腰，拉著她鑽進了暖和的被窩裏，十分舒服地歎了一口氣。

範若若不大習慣和別人睡在一張\*\*，所以感覺有些怪怪的，倒是這位小嫂子倒是親熱得很，將若若抱著，臉湊到她臉旁，輕聲問道：“知道不知道你哥每天天不亮的時候都會去做什麼？”

範若若的腰上感覺到嫂子的手冰涼的，心想這要是哥哥見著了不得心疼死，趕緊捉住她的手暖和著，沒好氣道：“你們是兩口子，怎麼跑來問我。”

林婉兒好笑說道：“你那哥哥成天神神秘秘的，不說這事吧，就說每天晚上，咱們倆人在房裏說話下棋的時候，他跑哪兒去了？你不好奇？”

聽嫂嫂這般一說，性情沉穩的若若也不免有些疑惑，每天哥哥早上是例行的練功時間，這個她是知道的，但是最近這些天晚上，哥哥也都會消失一段時間，還真不清楚他是幹什麼去了。

“早上哥哥要練功，晚上...還真不清楚，到時候找他問一問。”

林婉兒好奇道：“練功？練的什麼功？我們能不能去看看？”

“嫂子，你就這麼好奇。”

“當然啊。”林婉兒的眼睛亮了起來，像極了避暑莊裏的那泓湖水，“自家相公在做什麼，當娘子的，好奇一下也很正常。”

範若若這才知道，這位郡主嫂嫂，原來真沒有太多宮裏的習氣，某些方麵感覺倒比自己還要胡鬧些，不由一笑說道：“這麼冷的天，如果是我成婚了，寧願在被窩裏睡大覺。你這時候跑出去，如果被哥哥看見了罵一頓，我可不幫嘴。”

林婉兒還真不知道範閑發脾氣是什麼模樣，但知道夫君的性情，苦了苦臉。忽然間，她轉而笑道：“如果成婚？如今深秋，看來我們家的小姑子開始春困了。”

不知道是被窩裏兩個人擠得太熱，還是羞的，範若若的臉也淡淡紅了，沒好氣道：“哪有你這樣的嫂子。”伸手便去撓林婉兒的癢，林婉兒哎喲一聲反手相襲，年輕的姑嫂二人在\*\*鬧來鬧去，青春少女氣息逼人

範若若終不是不及已婚婦人的手段，氣喘籲籲，無可奈何之下起了床，卻是將郡主嫂子包了一層又一層，確認山風吹不進姑娘家的脖頸，才放心地拉著她的手出了山莊，去找自己的兄長。

此時天色熹微，莊裏的人們還在準備晨間的事物，也沒有人注意到兩位主子竟然像小偷一樣地溜了出去。山腰裏的一大片都是範家的產業，所以並沒有旁的人前來打擾，兩位姑娘踏著秋露，小心翼翼地沿著林間小道往山邊走去。

“確認是這邊？”範若若皺眉道：“這山如此大，咱們別走迷路了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林婉兒笑著說道：“我有直覺，相公在哪裏，我似乎都能感覺到。”

範若若沒奈何心想，也隻有相信這個不可靠的直覺了，雖這般想著，但她卻注意著腳下的土地，發現確實有人踩過，這條小道如此清靜，想來除了自己的兄長外，也沒有誰會有如此雅興，盡往荒山裏鑽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兩個妙齡少女終於拔開秋葉，拭去衣上露珠，穿過了這片林子，來到了山邊。幸虧林婉兒吃了費介的藥後身體大好，不然這段路恐怕都會堅持不下來。看著嫂子臉紅耳赤的模樣，若若心疼地給她擦了擦臉，又提醒她係好已經解開了的披風前扣，二人才將雙眼往前方望去。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。

隻見這邊山下是一處蒼山難得一見的緩坡，上麵是秋霜之下猶自青綠的草甸，而往上望去，卻是一道足有十來丈高的陡崖，坡勢奇急，亂石之中，隱有黃竹如劍般刺向天空。

崖壁之上，是一個人，正是一身單衣打扮的範閑，看他的模樣，竟是準備要跳崖！

林婉兒一看之下，驚駭莫名，張嘴便準備一聲驚呼，阻止範閑的舉動。不料此時卻一隻柔嫩微涼的手掩住了她的

嘴唇。

範若睜眼看著懸崖上的兄長，強裝冷靜地說道：“放心吧。”不知道她這種判斷的信心是什麼。

此時範閑已經是從懸崖上縱了下來，隻見他的身體在亂石之間跳行，每一步都險險踩在唯一可以著力的地方，而隨著下降，他的速度也愈來愈快，有好幾次都險些撞到了竹子上麵。

但他似乎有一種先天的預判般，總是會提前一個轉折，或是兩個轉折前便已經選好了落腳的位置，以及反震力量的大小，擦竹而過。

這依賴於他體內霸道真氣，所帶來的強悍控制，更依賴於從五竹處耳濡目染的本能。

其實不過是電光火石的一瞬間，他的人已經像道黑光般，穿透竹林亂石，穩穩地落在了草甸之上。範閑微微轉頭，詫異地看著這邊的兩位姑娘家，說道：“你們怎麼來了？”

他的氣息絲毫不亂，陡坡上的疏竹卻是被餘息帶的輕輕搖晃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